

海南曾有座“醉翁亭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感恩之美PK滁州之秀

“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”在欧阳公的笔下，滁州景色秀丽、山水如画，有城有山有林有泉不说，“峰回路转”，还“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”。诗情画意间，城以山依，山以林秀，林以泉幽，泉以亭胜……滁州之美景扑面而来。

不过，“五岳之山，吾知其高也；三江之水，吾知其深也；临安之西湖，姑苏之虎丘，吾知其为游览之奇观也。即海隅荒陬之地，曩尔弹丸，何尝无所取者？”在四宜亭于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落成后，感恩典史、山东阳谷人刘俊邦道出了当地民众的心声：地处海疆的感恩，并不缺少美景，而是缺少发现美景的眼睛，“贵乎得其地之相宜，更得乎其人之相宜耳。”英雄所见略同！姜焯同样认为：“宇宙之内，山水奇观所在，都有不必于其大也。苟有其地皆有可取，苟有可取皆有可乐，在相其地之所宜耳”，感恩有很多美景，都没被发现罢了，“惟是地当天末，不无山川胜迹，而多泯没于丰烟茂草中。”

感恩景色如何？且看姜焯于亭中所见：“东望大雅，夕阳斜照，光怪陆离；南眺天马，诸峰如万骑奔腾，古称层峦耸翠、上出重霄者，非耶？其北置村潮汐，烟云惨淡，而且渔歌互答，若远若近，意者龙江垂钓中，庶几有隐君子乎？至于西，则与雉堞相去数武，佳木葱茏，野芳艳秀，不减翠屏围绕，恍坐西楼而听潮声之涵荡澎湃也。”而刚自云南入琼的刘俊邦亦以寥寥数笔，“还原”了一幅感恩画卷：“登斯亭也，山原旷其盈视，川泽盱其骇瞩。有清流绕其前，翠绿环其后，苍松修竹映带左右。亭之四围净洁平坦，有芬芳之可爱，无尘沙之飞扬。”

如此美景，自如仙山琼阁！难怪来视察的琼州总兵范时捷在亭中片刻，享“风海波涛响答霄汉，水声鸟语音韵冷然，野芳发而香幽，谷翠滴而衣湿”，便心旷神怡，飘飘欲仙了，“觉清气移人，征尘如拭；又若从俗境中遇羽衣仙客，神明爽秀，忽忽欲作冲举也。”

姜焯之“宜”PK欧阳公之“乐”

“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”欧阳修游醉翁亭，观禽鸟之大自然之乐，乐众人之郊游宴酣之乐，无疑已将简单的山水之乐得之于心寓之于酒，已臻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之境，留岁月佳话，得万民共鸣。

江湖廊庙人人乐，柏酒椒盘处处宜。六百年后，姜焯建四宜亭，亦书名士风流，传众宜美谈。何为四宜？姜焯有文称：“予也或晨出而课南郭之耕畴，或暮归而玩东阜之皓月，周岁之内自春徂冬，环视瞻眺无不宜之，遂颜曰四宜。一若亭之适宜于此地，而斯地之宜于有是亭也。”的确，“樵夫、牧竖同憩其间，居亭主人与野人争席而坐。物与我，人与境，各相得而相宜”，正是宜山宜水宜家宜世之景象。

而联系到姜焯“以振兴文教为己任，晓黎庶以礼仪”之志，及其在四宜亭之北新建义学之举，人们对于姜焯的四宜情怀，便有了更多的了解。诚如范时捷所言，姜焯不因感恩偏僻而满腹牢骚，而是狠抓人才工作，推进“义务教育”，感恩的面貌怎么会不大有起色呢？“姜公不以戚戚之意而亟之于教化之大端，感之人士不亦自此起色乎？”而且此亭何止四宜呢？除了观景小憩、吟诗闲谈，义学建成后，此亭、此地就是读书人的“舞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北宋文豪欧阳修与宾客的一场雅聚，不仅留下了逸兴遄飞的《醉翁亭记》，亦平添了滁州山水的诗情画意，引得众多后来者寻胜赋诗。如在清代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多次来滁，并挥毫咏怀，留有《滁州清流关道中》《尊胜院碑记》等诗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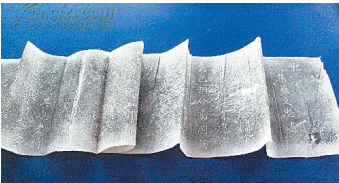
鲜为人知的是，曹雪芹的堂舅公姜焯，在康熙年间任琼州府感恩县（今海南省东方市）知县时，也于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，修建了一座堪称海南“醉翁亭”的四宜亭，宜人宜己，乐水乐山。时人将之与欧阳公的丰乐亭、苏东坡的喜雨亭相提并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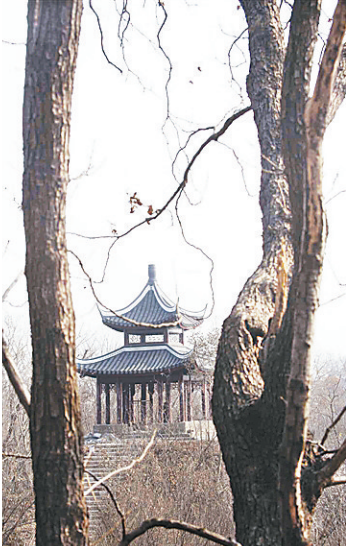
“四宜何处觅柴门，物换星移不复存”——东方市俄贤岭一景。
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

山水间的亭子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



清姜焯书法拓片
——重建望湖亭记



丰乐亭

雩台”啊。“义学成，多士以德修为本，间或游于斯，息于斯，以待世用，即以此亭、此地为舞雩可也，何莫非亭之宜也哉。”

国子监生王春士深有同感：四宜亭怎么仅仅是“土石水泉之适，山原林郁之观”呢，分明还是“姜县长”劝农劝读、问计于民，让老百姓修身养性的好地方，“或于此而课耕桑、劝种植，则宜于农；于此而讲礼让，训诗书，则宜于士；于此而咨政治之得失，问闾阎之疾苦，岁时伏腊以与感之人时相慰劳，则宜于通。邑之父老子弟，而且仰而望山，与目宜也，俯而听泉，与耳宜也，悠然而虚者，与神宜也，渊然而静者，与心宜也。推之而随时自适，与物无忤，又安往而不宜者，奚啻四宜而已乎？”

感恩教谕、广东南海人李茂也实践出真知，以事实说话，讲述服务民生的“四宜”之道：“居斯亭也，春宜省耕，夏宜课耘，秋宜观获，冬宜祈年，急民事也；寒宜衣之，饥宜食之，窘宜周之，劳宜息之，求民瘼也；欲宜窒之，忿宜惩之，狱宜折之，刑宜省之，肃官箴而勤吏治也。”

四宜亭诗文PK醉翁亭佳句

宜尔家屋，和乐且湛。

欧阳公的《醉翁亭记》，很多人耳熟能详。其间的“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”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”“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。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冽”等佳句，趣远言高。

与这些连珠妙语一样，有关四宜亭的诗文中，也颇有得隽之句。

如写山水相映、风光秀奇的，“忽尔阴雨骤至，湖水洋溢，停骖以待。见夫参差隔岸，断云与野鹤俱飞，滴沥沙洲，树响共雨声相乱。西南一视，林壑尤美，有亭翼然临于洲畔者”，便涉笔成趣，而“此亭也，面对大雅，斜阳西照，晚霞返影，高峰古树瑞气层层，婉然画中飞来，宁不为大观乎？南亩一带，田畴多黍多稌，或或青青，信乎丰年之兆也。仰观天马山，骐驎腾云雾而奔驰；俯视碧沙洲，绿珠随波浪以盘旋。龙江水满一碧万顷，渔舟唱晚声闻东阜，沧海汪洋渺无涯岸，潮声澎湃响应四楼……”更让人如身临其境。此情此景，若与友人低吟浅唱，怕是与诗仙李白的桃李园春夜宴相比也不逊色，“而东山皓月清光皎洁，照耀于亭前，邀朋载酒，衔杯酬唱，不减桃李园之夜宴也。”

借景抒情，托物言志。四宜亭下，思政忧民之句亦次第流芳。如姜焯所论“尔多士请益有师，讲习有友，居稽之暇，山明水秀，足以纵耳目之大观，当必有共相欣赏者。从此讲明乎诗书六艺之文，淹通乎诸子百家之说，敦笃乎孝悌忠信之行，其所得殆未可量也”；范时捷所思“人材之产，无地无之。蒙金以沙，固玉以璞，藏珠以渊，非必金玉珠之能自发现于世者。人材亦然，有其启之，必有以应之”；李茂所念“士生斯世，出处语默各有所宜。宜于廊庙者名世之彦也，宜于山林者避世之流也，宜于盘错者肆应之才也，宜于寂寞者枯槁之学也。四者各适其适，不相为谋，非通儒也。有大人者，则异于是。以廊庙之身处山林之地，舍盘错之任居寂寞之乡，白云岫而无心，泉日容光而必照，易地皆然，又何往而不可哉？”

高风落落，往事悠悠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到了清末，四宜亭便年久失修，不复存在了。清代附贡唐之莹特吟诗怀古：“四宜何处觅柴门，物换星移不复存。唱罢江东无嗣响，空留郭外对斜曛。莺啼似欲呼春梦，草长今难觅履痕。旧迹传闻风过耳，几回仿佛莫知源。”